



詩人玉篋

六

陽

特別
A18
4863
6



921.08
6741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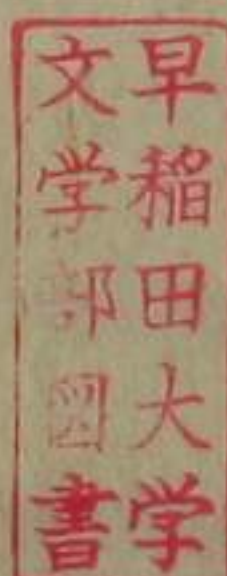
八18
4863
6

詩人玉屑卷之十一

詩病

詩病有八 沈約

- 一曰平頭 第一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音 如今日良宴會 誰樂莫其陳 今誰皆平聲
- 二曰上尾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音 如青々河畔草 鬱々園中柳 草柳皆上音
- 三曰蜂腰 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音 如聞君愛我 其々 竊欲自修飾 君其皆平音 欲飾皆入音
- 四曰鶴膝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音 如客從遠方



<99-468>

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又離別來思皆平言

五曰大韻如芭鳴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神平榮字

六曰小韻除本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造條不同

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十字內兩字雙音為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音為旁紐如流父為正紐流柳為旁紐

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皆通

細較詩病

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賁父詩話云此一聯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老杜深山

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類若溪漁隱曰春水慢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為已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嘆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拈不為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六一居士詩話

至寶舟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舟也後山詩話

點鬼簿等博士

王揚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揚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等博士王泉子

倒用字

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峯一隔變炎涼猶喜車來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眾香鉢盛滿香飯悉飽眾會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漁隱

狂怪

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

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揚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不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瘡死牛肉醉飽後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使作杜默東坡

金山詩

陳無也詩話謂平甫以揚蟠金山詩為莊宅牙人語解量四空詩云天未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外然余觀荆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天未海雲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舡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首溪

漁隱曰平甫遊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盡中瀝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詩反自作此等語何耶復齋漫錄

方池詩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曾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壘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碁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趣齋閑覽

櫻桃詩

唐自四月一日寢廟薦櫻桃後頒賜百官各有差摩詰詩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退之詩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二詩語意相似摩詰詩渾成勝退之詩櫻桃初無香退之以香言之亦是語病

水仙詩

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為骨玉為肌暗香已歷醱醲倒只比寒梅無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反成語病漁隱

竹詩

東坡有言世間事忍笑為易惟讀王析木夫詩不笑為難析木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因誦曰葉垂千古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竿一箇葉兒也王直方詩話

中秋月

陳絳字元林莆田人因遊桃源中秋夜遇王源靈源桃

源三夫人王源令純奉中秋月詩純言一聯云莫辭終夕看動是嗚年期桃源日意雖佳但不見中秋月作七月十五夜月亦可桃源因作詩曰金吹掃天幕無雲方堂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玉川瑤樽休惜醉幽意正餘令青瑣

孤鷹詩

鮑當吟孤鷹云更無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孤鷹凡物有色而孤者皆然何獨鷹乎漢皋張君詩話

雪詩蛙詩

雪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屨尚存東郭指飛花又釋謫仙簷東郭指正用雪事出史記滑稽傳謫仙簷蓋取李本

白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即無雪事矣贈王子直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插十頭雖愛其語之工然南史孔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陳蕃即無笙歌之說藝苑雌黃

近似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見習自有異者必嘲短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嘗譏名人詩病云李義山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鸚鵡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鈞鞞格磔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雜犬

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
題也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
蹄貧寧笑謝而已西清詩話

程師孟知洪列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依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
見而笑曰此乃是登瀛之詩乎東軒筆錄

羅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入曹
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
唐漢武要王母詩云樹底有天春寂令人間無路月洋
法豈非鬼詩耶丹揚集

聖俞嘗云詩句義格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

也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
說者云此是人家失猫兒人以為笑歐公詩話

文潛賦虎圖詩未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蓽陋坐令盜
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猫兒詩也又大阜詩云
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為幾於湯
燖右軍也王直方詩話

鵝腿子

有舉人以詩詣汴師王智與智與曰莫有鵝腿子否謂
鶴膝也盧氏雜說

漫塘評劉啓之詩病

劉啓之以詩自許漫塘先生得其詩讀至韓勣王廟詩

中兩句云皇天有意存趙孤，勸王登壇鬼神泣。先生掩卷曰：此未識作詩法也。詩家以杜少陵稱首，正謂其無一篇不寓尊君敬上之意。如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義奮忠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夫杳先後車，輕非荀作者。今願指高宗為趙孤，謂皇天眷命有意存趙孤，而勸王登壇，鬼神便泣，氣勢却如此，其盛母乃抑君父之大過，而揚臣子之已甚乎。語錄

礙理

害理

澧陽道傍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頌鑿謂之禮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獨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榮者哉。又有入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為覆車，乎因過之偶為數韻。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鑑忠精，更遣清泠洗讒蒙。蓋指二公也。若溪

句好而理不通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神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待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用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麗頗異歐公詩話

礙理

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江樓詩曰兩夜上層樓一日略千里說者以為着夜豈可登樓又嘗賦潘庭芝清逸

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君柱頰西山雲或謂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柱之也王直方詩話

長恨歌古柏行

白樂夫長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垂蜀全無交涉杜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十尺四十圍乃是徑十尺無乃太細長乎皆文章之病也

鸚鵡詩

林通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輈鈎輈格磔謂鸚鵡也詩話筆談皆羨其善對然鸚鵡未嘗栖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譜言荔枝未經入摘百禽不

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嘗荔枝夏月即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鷓鴣詩

張仲達詠鷓鴣詩云滄海最深處鱸魚銜得歸張文寶曰佳則佳矣爭奈鷓鴣骨脚太長也荆湖近事

邑令詩

方諤有贈邑令詩云琴彈永日得古意印鏤經秋生蘚痕句雖佳但印上不是生蘚處不若前輩詩云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思清句雅又見冷之教化仁愛民樂於耕耨且無盜賊之警也翰府名談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言太白十四處至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遊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通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重行行樂府以為枚乘作則其他可知矣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々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々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首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

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岩之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王臺以為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 又古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又朱露雉子班文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寧非歲久文字訛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力力又作歷々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願借明馳千里足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馳足漁隱不攷妄為之辨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

篇乃元甫所作也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為顏延年作 諸葛孔明梁甫吟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遙望蕩陰里云今青州有蕩陰里甲疆古冶子解題作甲疆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牕下今生幾叢菊蓄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制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耶 文苑英

五言卷十一
葉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
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女生歸峽
中其三送袁明甫伍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太曆
正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望太
石一首冬月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律
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
池羨爾瑤臺鶴高栖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蕙風吹
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
托周之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
盛唐人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

皆淺近浮俗非太白之作必誤入也 酒渴愛江清一
詩文苑英華作暢當而黃伯思注杜集編作少陵詩非
也 迎且東風騎蹇驢決非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
語今世俗圖畫以為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
思編入杜集非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
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逐堵壁奴僕亦旌旄行々近聞
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注
云至德二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也今書市諸本並不
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
躰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為翻鎮江蜀
本雖無雜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

海漕臺新刊杜集亦以為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
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舊本也
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偽淵隱雖嘗辨之而
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李一端將不
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千峯翠注云景差蘭臺春望千峯
楚岫翠萬本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秋乘
則漢以前五言律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
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亦幸其有此漏逗也
杜注中有師曰者亦坡曰之類其間半偽半真尤為殺
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顥渭城
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為一首郭茂倩

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只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
為是 王川子天下薄天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選只
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為一首當從
荆公為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者乃岑
參之詩誤入公集 太白塞上曲騶馬新跨紫韉者
乃王昌齡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明月漢時
關者也 孟浩然集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正元
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
不似浩然必誤入不可不辨也 杜詩五雲高太甲不
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誤為
甲蓋亦相近以星對夙庶從其類也 杏之東山携漢

妓冷俗竹待王歸，携漢妓無義理，疑是携妓去。蓋子美於絕句每喜對偶，耳臆見如此，更俟宋識。其初明皇德宋薛稷劉希夷王適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但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昫虛蔡母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元白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但據宋次道家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是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歛社而莫敢議。

可嘆也。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閑眠曉日聽啼鴉，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鉤簾看，獨凭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幃，但可與閨巷小人為文背之詞。又買劍一首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擎鬼魅愁。但可與巫師念誦也。唐人類集一代之詩，不特英靈間氣極玄又玄也。顧陶作唐詩類選，實常有南薰集，韋毅有才調集，又有正音集，不記何人。有小選集，選詞苑瓊華雅言系述，其他必尚有之也。予嘗見方子通墓誌，言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崑宿之詩東坡刪後二句使子
 厚復生亦必心服謝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
 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
 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夢予謂廣
 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一聯亦可削去只用八句渾然
 不知識者以為如何

詩人玉屑卷之十一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

品藻古今人物

古今詩人雖各有評而摠論
 諸賢不容類於者復萃于此

韓詩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
 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泝漫派別百川導建安
 能者七卓學變風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凋耗中間數
 鮑謝比迹最清渙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國朝盛文
 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
 亦各臻闡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整冥觀洞古今象
 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募敷柔肆紆餘奮猛

諸公品藻相如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散能
 數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極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
 妻滌器開巴刃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於封禪書則
 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
 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
 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
 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錢
 亦舍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
 諂諛之態死而不已正如捕逐冠盜先為有力者所獲

搯其亢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捶縛耳若漢

六代

顏延之常問鮑照已與柔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南史顏
 延之傳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
 落花依草南史梁丘遲江摠傷於浮艷南史本傳

初白芙蓉彈丸脫手

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美運為初白芙蓉
 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白芙蓉非
 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然
 柔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輪寫便

利動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筭亦未能盡林
評鮑謝諸詩

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朓連渾成而有正始以
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列柳子厚孟
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
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
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
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
於唐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
衰赤耳雪浪齋日記

品藻古今勝語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
奇求之爾此詩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
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
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
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非所法則曰高臺多悲風亦
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
古今勝語多非假補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為繁密
於時化之故大明大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
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迹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
無虛語々無虛字牽聯補衲盡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
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

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拍窾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石林詩話

歷論諸家

詩之興作非基遠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弥甚含毫瀝思魏晉弥繁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王戎為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為覺先乃君子建之牢籠群彥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駱賓王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外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李太白集

左太冲詩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々有世表意朱子東

鮑照淵明

鮑照詩華而不弱陶潛詩切事情但不文耳

論子厚樂天淵明詩

子厚之賦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閔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如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々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

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蔡寬夫詩話

韓杜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為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矣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夫耳後山詩話

四家集

王荆公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永叔詩編為四家集以歐公居太白之上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冷齋夜話

李杜諸人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尤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辛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賈休得意於偏霸誇雕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西清詩話

詩人各有所得

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者看翡翠蘭若，上未制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荆公

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夫

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夫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畏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

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自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夫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飢寒而悶入，飢寒者也。白氏飽煖而悶入，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處安樂者多失於不思。樂夫疑優或人又謂曰：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而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爾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若溪

詩句偉麗

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寥寥無

聞焉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
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
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 東坡

氣象雄渾句中有力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突言外之意
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
角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
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
破蔡列所謂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
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

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列遠而大體也 林

評唐人詩

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
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度越前古當時雖李
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曆元和間諸人可改
望如千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穉者予嘗觀
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
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為澤畔吟停盃試北望還欲淚
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不流江邊數杯酒海內一
孤舟嶺嶠同遷客京華即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
悠如此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 蔡

裴迪五冊

王摩詰韋蘇州集載裴迪五冊唱和其語皆清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翻鳥飛爭向夕蟬噪竟先秋煩暑自茲退清涼何處求如丹竇藥有時至自知往來跡遽辭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乘轂隸車狼豕招隱作豈愧班生廬其氣格殆不減二人非唐中葉以來嚶々以詩鳴者可比乃知古今文士埋滅不得傳于子孫者不可勝數然士各言其志其隱顯亦何足多較觀兩詩趣尚其胸中殆非汲々於世者正爾無聞亦何所恨其

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為幸也蔡寬夫詩話

唐人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哉賈浪仙誠有警言視其全篇意思殊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司空圖

方干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外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大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饒肌滌骨水堂霞綺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苦不擢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郃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藥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眾響其所作登冥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

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直兒童語也寄
喻鳧云寒燕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
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
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鳧又云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
鬢稱心寺中島云雲接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
人又云窻接停猿樹岩飛浴鶴泉其語言重複如此有
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鍾白猿垂樹
窻邊月紅鯉驚鉤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
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韻語陽秋

苦吟句踏襲句

陳未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个字

撚斲數莖鬢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蟾蜍影裏清吟
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
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
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
余嘗以此語葉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
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
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
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
先自高遠則未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欲識為詩苦秋霜若在心杜牧之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詩

搜天斡地覓詩情元稹白集序

擅場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暖尚外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李肇國史補

詩中有助語

詩中有助語若床頭曆日無多字借問別來大瘦生之句予與生字初不當輕重漫叟詩話

詩言志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牆高百尺莫令牆外俗人看晏臨淄曰何用粉牆高百尺任教牆外俗人看處士之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蕭愨

蕭愨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其蕭散宛然在目何遜詩清巧多形似之言恨其每病苦辛饒貧表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孝綽以謝朓詩置几案間動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顏氏家訓

蔡伯初詩評

柳子厚詩雄深簡澹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主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夙韻黃太史詩妙脫蹊逕言伴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

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隨在。玄妙窟裏，東坡公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未為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滑稽故，空逢蘊籍，草蘇列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李時有野態，劉夢得詩法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齋梁間，以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處，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麗蹀，與柳列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

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入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風骨，一番去清新，似方學語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夙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嘆也。右此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閑得以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已西清詩話

評本朝諸賢詩

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春服，乍成醞醑，乍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

皆聞見難可著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巖木春拚
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
鈍梅聖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見之不覺
屈膝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
其適口者少矣某更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
某更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
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某更耶復齋謾錄

溫公忠義之志

溫公居洛當初夏賦詩曰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
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忠義之志
繁見於詩矣東坡

王蘇黃杜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
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後山集

王黃晚年詩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
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無已云荆公晚
年詩傷工曾直晚年詩傷奇王直方詩話

蘇黃

晦庵云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黃費安排

韓無咎

晦庵云韓無咎詩做著者終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

啁啾之音

蘇子美呂吉甫

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蘇勝於呂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慈母溪

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入題詩末兩句云離鷺只說閨中事豈獮那知母子情呂氏童蒙訓

四雨

介甫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為佳予謂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却於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然掌欲轉移兩句作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風此老杜紅船咏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格也休齋

先得之句

曼卿一日春初見堦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鉤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鉤綠未回遂作早春一篇句曰方足成日簷垂冰節晴先滴草屈金鉤綠未回其不速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

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相江詩話

謝伯景

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接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字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曾薛道衡峻潔可喜也。隱居詩話

甲舍翁火爐頭之作

杜彬好評詩李建勳匿孫勳于齋中伺彬至以勳詩訪之彬曰此非有夙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勳遽出護彬曰非有夙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曰子夜坐句云盡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甲

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闌坐大笑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久必不忠後果如其言高齋詩話

古詩

晦庵之論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

誠齋之論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唱三歎之色

誠齋評五言長韻

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真寺詩一百韻真絕佳也

誠齋評五言長韻要典雅車大

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如杜子美云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又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李
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大極是夕降
元精

誠齋評七言長韻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
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
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
落筆自絕矣

律詩

陵陽論王介甫律詩

王介甫律詩甚是律詩篇々作曲子唱得蓋律不止
平側二音當分平上去入四音且有清濁所以古人謂
之吟詩蓋律即吟詠乃可也僕曰曾直所謂詩源皆可
絃歌公之意也 中語

金針詩格

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卷浪勢欲滔天又如海鷗
風急鷺鳳傾巢浪拍禹門蛟龍失穴第二聯謂之領聯
欲似吳龍之珠善抱而不脫也亦謂之撼聯者言其雄

贈道勁能揮闔天地動搖黑夜也第三聯謂之警聯欲似疾雷破山觀者駭愕搜索幽隱哭泣鬼神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迴

誠齋非金針

誠齋以為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求乃善之善也子美車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夏日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誠齋評七言律

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宮乃為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絕句

誠齋之論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表云夕陽無限好其奈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嬾嬌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舞來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在為問春歸有底忙祇是蟲豔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秋百轉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墻頭暗香一陣連風

起知有薔薇澗底花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
牧云清江漾々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
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舡歸唐人云樹頭樹尾覓殘紅一
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灑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捲簾
看介甫云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
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
銀漢無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四句皆好矣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

詩人玉屑卷之十三

三百篇

晦庵謂學詩者必本之三百篇

詩之為經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學詩者當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
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
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韻詠以昌之涵濡
以體之察之德性顯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
身及象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
三百篇情性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於此是

亦淺矣

晦庵論讀詩看詩之法

詩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
須是先將那詩來吟味四五十遍了方可看註看了又
吟詠三四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
詩全在諷誦之功

看詩不須着意去裏面分解但是平々地涵泳自好
因論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

晦庵論國風雅頌

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之詩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
之詩

晦庵論六義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此一條乃三百篇之綱領管轄風雅頌者皆樂部
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
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
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蟋蟀綠衣之類是
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
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
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經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

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碧溪論四始六義

古今言四始六義者多矣無若伊上老人之說當也若如鄭說則二者相亂夙雅頌既重出賦比興終無歸着四始者言夙賦雅頌之四種六義則凡詩中皆有此六義也一曰夙非國夙之夙五曰雅六曰頌非大雅小雅之雅商頌周頌之頌也詩固云夙夙也教也凡夙化之所繫皆夙也賦者鋪陳其事比者引物連類興者因事感發雅者陳其正理頌者美而祝之以詩考之則采采卷耳不盈碩筐為興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畀好是懿德為雅也自漢以來各自立一家之體則詩人之

夙如建安之夙豪健晉宋之夙放蕩齊梁之夙流麗其餘隨其所長各自為一家之夙然古人不必指事言情而後鑒戒其剛柔緩急哀樂喜怒之間夙教存乎其中矣所以上以夙化下下以夙刺上感入也遠入也深自詩人之後失其本餘五者古今甚同不可移易立此六義該括盡矣毛公解詩多云興也與鄭說便自不同然則古人之論殆如此自鄭氏以來遂泊乏也耶

陵陽發明思無邪之義

僕嘗論為詩之要公曰詩言志當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則道德仁義之語高雅淳厚之義自具三百篇中有羞有刺所謂思無邪也先具此質却論工拙

室中話

楚詞

晦庵論楚詞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
着氣力做只是不好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
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
得密後隔了離騷註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
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耐細秋蘭以為佩後人

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辭叶韻作子厚各字
列在漳列

荀卿所作成相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言
詩以風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發黃之規者其詞亦
託於楚而作頗有補於治道

越人歌乃楚王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柁越人
擁棹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
學而得其餘韻且於周師六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
知豈詩之体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為者
司馬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
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詞太人之於遠遊

其漁獵又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長門賦哀二世賦
為有諷諫之意而哀二世賦所為作者正當時之商監
尤當傾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低袖局促而不敢盡其
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
而猶以封禪為言哉

顧况詩有集然皆不及其見於韋應物詩集者之勝歸
來子錄其楚詞三章以為可與王維相上下予讀之信
然々其朝上清者有曰利為舟兮靈為馬因乘之觸于
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則意非維所能及然他
語殊不近也獨日晚歌一篇亦以為氣雖淺短而意若
差健云

韓愈所作十操如將歸龜山拍幽殘形四操近楚詞其
六首似詩愈博學群書奇辭奧旨如取諸室中物以其
所涉博故能約而為此也夫孔子於三百篇皆攷歌之
操亦攷歌之辭也其取興幽眇怨而不言最近離騷本
古詩之術者至漢而術極故離騷七操與詩賦同出而
異名蓋術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後之欲為離
騷者惟約猶遠之

柳宗元竄斥嶮巖瘴間埋阮咸齏一寓於文為離騷
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
烈而不顧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邢居實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蚤

死其作秋風三疊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
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
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滄浪論楚詞

楚詞惟屈宋諸篇當熟讀外此惟賈誼懷沙淮南王招
隱嚴夫子哀時命宜熟之其他亦不必也
九章不知九歌九章哀郢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
然讀騷之久方識其味漢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後為
真識離騷否則如曼金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
休九諷不足為騷

兩漢

古詩十九首

古詩渺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劉之制非裴唐
之唱鐘嶸詩評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
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
盡而意無窮也字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
高妙
呂氏童蒙訓

蘇李

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工為五言雖文律各異雅鄭之音
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美

唐元稹撰子羨墓

秦少游云蘇李之詩長於高妙

晦庵論垓下帳中之歌

項羽於垓下帳中之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為強不知義者之深戒

晦庵論大風歌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志危其霸心之存乎羨哉乎其言乏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為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終自千載以來今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

晦庵論賈誼

賈誼以長沙卑溼自怨壽不得長故作服賦以自廣木史公讀之歎其同死生輕去就至為爽然自失以今觀之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誑者夫豈真能原始及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則於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識其何說也

晦庵論班婕妤蔡琰

班婕妤所作自悼賦歸來子以為其詞甚古而後尋於

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美字間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詞義之表殆不過此云

蔡琰所作胡笳雖不規規於楚語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己之言要為賢於不病而呻吟者也范史乃棄此而獨取其悲憤二詩二詩詞意淺促非此詞比眉山蘇公已辨其妄矣蔚崇文下固有不察歸來才祖屈而宗蘇亦未聞此何耶琰失身胡虜不能死義固無可言然猶能知其可耻則與揚雄反騷之意又有間矣

建安

摠論

建安詩雖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詭高雅格力道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李太白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耳詩眼

魏文帝

魏文帝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辭則新歌百詩篇
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辭贍可
觀始見其功矣不然亦何以銓衡群英對揚厥第之美
詩評

曹子建

子建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高奇辭采華茂情兼雅怨
辭備文質粲然溢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王之於文章
也譬如入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
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鈿吮墨之去宜乎拍篇章而景
慕映餘輝以自矜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
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間矣 鍾嶸詩評

王仲宣

仲宣詩其源出於李陵若發愀愴之辭文秀而質盡在
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詩評

劉公幹

公幹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陵霜
高夙跨俗但氣過其文然陳思已往稱獨步詩評

六代

摠論

漢魏後陵達衰微訖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西潘一
左勃然復興踵武前王流夙未泯亦文章之中與世求

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然寡欲爰
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以道
德論建安風力盡矣於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其
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亦未動
俗逮義熙中謝益壽裴然之作永嘉有謝靈運才高辭
盛富艷難蹤固以含劉跨郭凌轡潘左故知陳思為建
安之傑公幹仲宣陸機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
命世也詩評

晦庵云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褒貶不同

六朝諸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踈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詩評周

五言之警策

阮籍詠懷子卿雙亮嵇康雙鸞茂先寒食平叔單衣安
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
遊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水叔元離燕明遠戍邊太冲詠
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
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乎鍾嶸詩
話下同

阮嗣宗

嗣宗詩其源出於夙雅無雕喪之巧而詠物詠懷可以
陶性靈發幽思言猶耳自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洋洋乎

會於夙雅使入忘其鄙近自致遠大詩評

張茂先

茂先詩其源出於王粲其体浮艷典託多奇巧用文字務其妍冶雖名高曩代而敦亮之士猶恨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箱猶一體爾今置之甲科疑弱乙之中品恨少在季孟之間耳詩評

渚安仁

安仁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嘆其翩翩奕奕如翔禽之羽毛衣帔之綃縠猶尚淺於陸機則機為深矣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得宝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詩評

張景陽

景陽詩其源出於王粲文体華淨少病累有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夙流調達矣曠代之高才其辭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亶々不絕詩評

陸士衡

士衡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密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祖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寄之奇然且卑辭英華厭飲膏澤故文章之源泉也張歎其太才信矣入云古詩其源出於國夙陸機擬詩十首文温以麗意悲而切驚心動魂幾於一字千金詩評

劉越石

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懷友之辭且有清拔之氣
琨既體良才又雄冠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言詩評
晦庵曰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

郭景純

景純詩憲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變中原平淡之體
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遊仙之作辭多慷慨垂
玄遠之宗詩評

文選注云遊仙之制文多自敘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

三謝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吳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
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

述無詩宜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吳運惠運元暉詩合
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
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
也又云吳運在永嘉因夢惠運遂有地塘生春草之句
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
處蓋在於鼻無壅目無膜爾鼻無壅斤將曷運目無膜
昆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與吳運如矜名
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志歸元暉詩
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

靈運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粹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石林詩話

惠連

小謝才思富健恨其蘭玉早彫長轡未聘秋懷擣衣之作雖柔連銳思何以加焉詩評

元暉

元暉詩其源出於謝琨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足使叔原失步羽遠變也詩評

靖節

清淡之宗

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西清詩話

蕭統論淵明

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真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

為病，自非大道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漁隱

不可及

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龜山語錄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砒砒之與羨，主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以矣。惟韋蘇列谷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復齋謾錄

晦庵論歸去來詞

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歸去來辭一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歐陽公論歸去來詞

六一居士惟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遜齋閑覽

李格非論歸去來詞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艱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
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
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冷齋夜話

休齋論歸去來詞

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迄今人歌之
頌挫抑揚自恊豈律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
不能漢武帝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
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亂
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釣夫而不淡謂霓裳
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
者也

詞簡理足

飲酒詩云裊裊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
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碧溪詩話

詩人以來無此句

荆公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入境而
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
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
已著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更遺書
察詩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
進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送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
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得此生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此志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盍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飲酒詩

飲酒詩云客艱千金驅臨化消其實之不過驅之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知道

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二曰客艱千金驅臨

化消其實皆以為知道之言蓋絳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何補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韻語陽秋

悟道

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以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詩彥周

辨詩品所論淵明詩

魏晉間人詩太抵專攻一體如待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其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以亦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應璩此語不知

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
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
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
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
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
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嶮之陋也石林詩話

坡谷歎淵明之絕識

山谷云東坡在頽列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
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
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

折腰嘗口腹云何丞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鉢兩多安
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
反自燬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
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
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蜨娘糞耳哉

東坡論淵明詩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
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
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
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拳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秦木虛效淵明挽辭

淵明自作挽辭秦木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遠本塵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

非命促昨暮同為入今且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枯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木虛云嬰纓從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更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藉黃金闈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脩途繚山海豈免從閻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嗚嗚空像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絃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大虛濟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

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若太虛者情鍾世味
意窻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快忿而作此辭豈真
若是乎漁隱

貧士詩

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
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
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自後錯舉兩聯人
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解曰榮啓期事
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
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
而帶索則自少壯至于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

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詩眼

止酒詩

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太歡
止稚子余嘗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
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
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壺利吾何趨焉
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太歡止於戲
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
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漁隱

責子詩

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
有五男兒摠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十八懶惰故無匹阿宣
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
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
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
不肖而淵明怨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
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
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
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之譏議宋文
宋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
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卷終

終

